丙子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本姓聚以避

變姓焉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

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

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

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妻降拜

中郎將刑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

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

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

羯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貫穿稀鎧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僞可誘也乃使游騎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詐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妻子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方洪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討王彌譚泰尚於鄴聚陽有功行計堅將軍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盛兵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傳子下會也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子在許公遠北征恐劉表遣劉備襲許擾之以虛勢出其不意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後還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大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亂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

遼將親兵數十人出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
殺之陳蘭梅成以兵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
討成遼督張郃朱靈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
將其衆就蘭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
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聲言上遼欲進諸將
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
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
衆以長戟自守遼叱擊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
無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
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
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
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
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
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
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
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
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
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
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擊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

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掎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共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遣張遼樂進李典等將七百餘人夜破入圍壁諸將皆以爲宜及其未定擊之乘其懼使不得上也及旦平明發教有所募得敢來應之者皆賜重賞於是人人自奮登時數百人應募遂衝壞圍開出戰

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又音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愼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罷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與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傳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遷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睢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穫嘉還從擊

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
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
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
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
稱進及干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信
一守執節義每臨戰陷陣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
不階自援枹鼓手不釋金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
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虎威進折衝遼遊寇將軍進別
宜各顯寵於是禁為虎威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黑山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
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
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
海濱平荊州未服遣也陽羅後從平荊州留也襄
陽記等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鄉諸縣山谷蠻夷詣
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樊伷陽長梁大皆大破
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
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
年薨謚曰成侯子繇嗣繇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
刺史諸葛誕反攻襲殺繇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

曰慰庶人二字肇禍
二字禁字文飜泰山鉅
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
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
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陪陣都
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
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圖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
黃巾劉辟黃郎等屯版梁郡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
之斬辟郎等蓋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圖橋雝於吾斬雝等
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
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
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
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剝裸走
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
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
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
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
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
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
譖訴何緣徐營壘整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

悅謂禁曰滹水之難五日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睢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劘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交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人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

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異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請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交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墮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罪而送之未為違命禁不曾不

為福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東海平拜
人之謙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謚宜哉

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
陳蘭禁到成運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
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
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
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遣行
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
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
太祖常恨朱靈等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
數十騎齎令書還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
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
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
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
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
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
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
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
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髮隨髮皓白形容憔顇
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昔

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
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啚區小国猶尚若斯而況萬
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等官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
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
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
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
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
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
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鬥也客遠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不然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降而發紹軍壞也至紹兵敗郃等降而發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說筆先遺憾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箕信

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矦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魏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窴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洞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洏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洏雖為都督劉備懼郃而易洏及殺洏備曰當得其兵用此何為耶）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洏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者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勤兵安靡諸將皆受郃節要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

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眞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眞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馬鳴明帝即位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尫虎之餘師舟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荆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荆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祁山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

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
畢湛經明行脩詔曰昔桑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
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令將軍外勤戎旅內存
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諸葛亮復出
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
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
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
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
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戶
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
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
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
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鬬晃說
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
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權）原武賊破
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
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援白
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濮彊賊
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
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

城降而北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扳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吕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衆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迸諸氐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橦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

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絶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參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斷絶外内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拊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汚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吾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

太祖舉巵酒勸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
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
晃軍營壘齊整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
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爲右將軍
進封逯鄉侯及踐祚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
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
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
户病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
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
曰古人惠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
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
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户封晃子孫二人列侯
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
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
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寢
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
爲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
季雍以鄴叛袁紹靈降公孫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
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登城降
還曰大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坐禽雍
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詣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
數乘寬緩輒見齊整意尚樸悍名先有威嚴善於道

寬之不然即有變霊至陽碧中節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
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宁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
姦謀二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盲宗敬禹情
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来書懇惻
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霊鄉侯增其戶邑
詔曰將軍法命先帝典兵歷年寇過方郎吻論蜂灌圖籍
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日
皆朕所與同福共樂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鄒侯富貴不歸
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忘顧勿難言霊謝曰高
喜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喜侯霊謙讓志識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王葬最
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
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
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
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
於壽張又從擊袁術於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
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沛中李封招乾欲
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
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
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郎將整軍

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

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
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
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
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太祖勑典昱
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
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禦苟利國
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
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
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
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
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
伏棗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
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
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
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鄉欲慕耿純
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
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
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
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
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

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一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

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邻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邻軍斬邻首以祭恭墓文生禽其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遣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太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

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勠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貽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劒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邵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絶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柀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疇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冑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荅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來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愼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勑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斷

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籍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平論時事藏否人物此言亦足以爲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秉子重字茂遠魯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牀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

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聚衆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劉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翁毛暉爲將兗州亂翁暉皆叛後兗州定翁暉亡命投霸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

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
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
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
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
以翕曄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
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
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因求遣子弟及諸
將父兄家屬詣[illegible]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
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與櫬
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
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
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
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
周為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詷不
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
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
遣至皖討呂將韓當使從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
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
還北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
軍在舒道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

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
收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
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
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
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
威將軍假節後攝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
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
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艮
城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
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 魏略曰霸一名奴
寇孫觀名嬰子也

敦名黯奴尹礼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
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攻擊去文帝即位以曹休
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国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
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攻擊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
來朝而奪其兵

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
曰威侯子艾嗣 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為黃門郎歷位郡守 艾官至青州刺
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 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
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
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流嗣亦至青州刺
史 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
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
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
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

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国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恨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欷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鄉眞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還諸營純治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

江夏黃祖兵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節凓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魏武哉）卒之間哉

與樂進討關羽轉屯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徐晃擊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至時大雨城棚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

衆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伋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伋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幸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嗣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伍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叛毋等作亂與旨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叛毋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見毋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群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壯亂聞民人多藏竄表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亂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君姜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

郡以來禽女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
壅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處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禪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
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之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
母苛虐欲危害祥祥色養無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
遷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
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顗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
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
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
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係於世之盛古今比焉詩刺城叛

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
并前六百戶薨子嗣嗣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
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
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
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
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
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
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
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閭閻

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
而壯之曰此君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常引入宿衛
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
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
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
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
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
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
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
渭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
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
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
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
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
日徵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
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
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
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
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
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

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陪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為皆壯士也同日

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劒客也明帝即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為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為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讎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常乘車載雞酒僞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

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逼、行四五里、
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
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
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
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
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
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
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
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四面又急、
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
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
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
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
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
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鬬、常先登陷陣、遷爲
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
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
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
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
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荆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

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之乂入輒十餘矛摧左右兩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狠佳舞陰聞帝一死為派涕募閒取其喪親自臨哭之畫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帝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為鄜尉賜爵關內侯

龐悳傳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狟音担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

之親斬援者（魏略曰惠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羅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後於鞬中出一頭縣見之而笑惠謝縣曰授難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于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數於弘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殽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尚書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惠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惠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其從兄名柔時在蜀）直惠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各一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悼之仁使直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棄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五

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舡欲
弓矢獨抱舡爰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
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憙罵羽
曰豎子何論帝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
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
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
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憙墓賜謚策曰昔
先軫喪元王蠲絕膑隋身衛節前代美之惟侯戎昭
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
壯矦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

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
家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憙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
使至憙墓所則見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淯傳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
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
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七首
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畧
曰猛兵欲來縛淯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
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畧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
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
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
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

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遺墜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與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與印綬登樓而歌且以告與與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董昌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丘淯歃劒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

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選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嗣嗣初淯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幃車袖劒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言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君亦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刋石表閭

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殄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顧弟曰李壽決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五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親之

言更乘馬帶刀鄰人皆畏懼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姻親不能
制恐逆昆中害每諫止之不聽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衛
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避追不制則爲重受
禍於壽絕滅門户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户之計姻親
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姻親視息世
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户泯絕而姻親德在豈可假
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
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
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姻親謂左右曰卿等笑直以我女弱不
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
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
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卽馬欲走姻親
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姻親尋復就地斫
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復壽被創未死姻親因前欲取壽所佩
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姻親迾挺身奮手左抵
其額右檐其喉反覆監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
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
不忍論姻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姻親曰讎塞身死妾
之分明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
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馬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

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姻親抗聲大言曰枉
法逃死非妾本心今健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
猶雖復萬死於姻親弗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
所執姻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衆法刑不縱
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姻親之
願也辭氣愈勵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
周洪祠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刑石立碑顯其
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獲以來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
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
姻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讎不與共天地蓋男
子之所爲也而姻親以女弱之微念父孥之酷痛感讎當誅之
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
戈予與子同仇姻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
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溫止之
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

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
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
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
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我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
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
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
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
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
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
者不溫又不應遂切害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
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豈豈苟生者乎超
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隴陽絶不通燉煌太守馬艾
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
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
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
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
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
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
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擿之耳願不以
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

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迴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已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敦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敦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敦還帝責其敦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敦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目

酒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 敦子元安有敦風 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

爲黃門郎早卒 敦一本作勃

通揚阿者勉出等四人實碩雖漢人而魚豢繆之魏書其以其人族屬事義相類故也於其行節皆廳閣之流其祝

一人也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 孫賓碩者北海

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

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蜀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海衡弟顏促取版

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勑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來

蜀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敕官屬吏奉賤斂尹息又勑

官屬吏奉賤斂尹息又勑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

用其笑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

恚徼滅諸道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

知罪過乃進走時息從公械徵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聞

徵仲臺皆殺之有義者與同死仲臺還歸遂詣中都官及

部督郵縛詣道路見以上及

仲臺殺之河圖慶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市觀見有家

因假官舍逃走之河圖慶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市觀見有家

常於市中販胡餅賓頃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

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賣之賓曰

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聰豐爲損報讎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掩趙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坐繫我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謝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魴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若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母中舍相將行捨逢賓合得數升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特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捨初等到家而賊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將去何爲不用其手誓決追賊及賊衆皆已分布四五人賊走復合衆圍出出乃壯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所賊圍而攻之又殺十餘人時賊乃走與前羣合出復逢擊賊賊大潰魴欲何得曰卿母出母急去賊連擊出之不還見其母與比舍婦同罪俱當死魴何得出責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圍出母時比舍婦亦不肯走望魴

碩曰買馬還錢言貴不急綏岐曰買三十匹視處士之望非以責餅者設有此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時岐以爲是唐衡耳目也甚怖面失色實碩閉車後戶下前體謂之曰視處士默然既非賊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惡則當三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關門百口又有百萬若母在堂勢能招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於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推牛鍾酒使相與樂一二日因載者列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屢轉升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青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稟糧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抱持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表即賓碩之壻也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禮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場阿若西市相斫場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請郡中豪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揖收昂妻子千餘人以攻圍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揖收昂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賊掖中二郡合勢昂恚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豐欲令張掖以麻纏其頭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閻温向城大呼齊解路
濟不憚伏劒而誡感鄰國
之烈焉

評曰李典雅有儒風文
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
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悳稟授命叱敵有周荀之節龐

求哀出營所賊裴謂出曰已
死不出賊又前求哀
此殺盜也賊復解遂之出
五年關中始開出來赴舉而
出以與車歷山險危不如負
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
由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
行喪如禮於今年八旬有
頗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謂
里顛倒於平蔵襪有實事哉
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
及旦心不安也而志史公猶
貴其意脫季布豈若二賢歌
揚鮑既不欲其泯滅旦歎
發起於自然亦雖在編戶與
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權討逆節
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
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
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汙馬擊劒此一夫之
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
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
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
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
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
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鄢烏丸反以彰為北

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吾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兵盛勇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轟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驕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拒於山頭使劉封下攻武都太祖罵曰劉封小兒養令作子使拒敵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懷黃鬚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

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不可不見奉氏兄弟乎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還彰之國始辭帝以意甚不悅不特遣而去時以此遂見授用而闕當隨例辭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後那陵侯薄使治中牟及文帝大駕幸許昌壯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嚴難彰前受命壯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聞璽綬將至有異志憂怒憑藩薨至葵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魏略曰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陳琳紀載植賦曰從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

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優遊揚仁化於宇內兮盡爵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冀佐我皇家兮常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曜光未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終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爵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撝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

孔璋麾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絶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猶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毉盖伯於猥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之伸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芷蓀蕙之芳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海畔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録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顒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日閑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玉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鶚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顰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敎使刊定春秋之成眞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第子鉤口市

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絶凡庸也今之賢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其少作若此仲山甫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矣泝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黍稷氏季緒瓊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上脩亦不敢自絶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劒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劒駐車顧左右曰此揚德祖昔所說王髦劒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彀弓擊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　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箴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大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箴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淩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憲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荅教十餘條勑門下教出以次荅教裁出荅已入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勑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脩子嘏嘏子準皆知名於晉世嘏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遥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閑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還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數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傅暢云嶠似準而踈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爲二千石俊太傅掾

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罪之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偏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沖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嚼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爲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揪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肓尚當與女何況但聊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牀類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爲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一職事收付獄殺之丁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洞識文章絶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猶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義捨而不誅其改封植年改封鄄城侯二年立爲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

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
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
以天綱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
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
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
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
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
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
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白分蕭萌無
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
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
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
踊躍之懷瞻望反亦謹
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
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
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弈世弗聰
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
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
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
傷又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
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

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
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
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
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巢方嗟予小子
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
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
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
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憚德寔恩是恃
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
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氂微功
自贖寃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
啓其衷得會京畿逢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
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
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
朝發鸛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
田樂我稼穡黍稷重陰雁鳧雖有糇糧饑不
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
駟翼翼衡轡雲承蓋涉澗之濵
四鶂鶂揚鑣濟沫流風
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
升駢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

長鶩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鶯無廢聲爰暨帝室挽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鄴自念有過宜當人微行入見諸侯長公主卿之不得見太后乃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復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彪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遊將歸舊疆請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瞻目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悠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萋萋雨泥我塗流潦浩橫中田絶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絶無蹊間止踟躕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闈不獨索羣僚莫不遑食宿鳥趨高林翩翩繞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何所爲天命與我違棄何足惜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已沒亡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咤令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忽然沒異塗奄忽不相見收淚即長辭攬涕登高堂親友滿我前歡樂極今夕慊慊思舊恩人生處一世譬如朝露稀願保金石軀良藥猛如飴憂思成疾病自天祐所希皇穹苟不愛靈祇豈我欺願爲雙鳴鶴奮翼凌紫微流光接我身攜手俱遊嬉臨川多悲風對酒不能飴樂往哀來集憂傷令我老鬱鬱不得志仁愛不遂下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 蔣王其愛王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長途攀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

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
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
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
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
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
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
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
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
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
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景
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
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
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
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
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
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鉤餌者恐鈎
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而擊張步言
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

於齊境若此一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越甲至齊雍門狄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卓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兵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若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雍門狄曰今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羈其王鬻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云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

遑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損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嘗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鷁驅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誠亮庶將虜其雄率

殲共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
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關猶生之年
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曹其體生
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
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
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
極赤岸東臨滄溟西望王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
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有不可豫言臨
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
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
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鐘名稱垂於竹帛未
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爺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遊燕將書曰曹子為魯將四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柯公之謀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懾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絕纓之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辭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墳溝壑墳

主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
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
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
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遠闕樂而竊
鉦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
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
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闕於
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
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
其醜而獻其忠（細色略曰楯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求存門親戚因致其意曰（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永嘆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公蓋堯之為教先

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
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庸封懿親以藩
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
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
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庖欽明之德體文
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
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
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
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繼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
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凡
第垂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遣甚於
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
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
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
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
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賓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
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

省無鏟刀之用及覩陛下之所拔擢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紱佩青紱聊馬捧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寤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終懷藂蕘罔極之哀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哉若蔡霍之傾葉太陽雖不以為之回光然向之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吝開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懷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慈谷風有棄予之嘆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益予曰不以聲之所以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尹於歆使陛下蒙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朦懷之誠竊所獨

守寔懷鷹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若冀陛下儻發
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善教化所由各有隆弊
非賢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
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甫弓之
章刺今令諸国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踰
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
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明親親禮賢良順
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国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
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訴
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
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
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
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
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也將者武功烈
者也文德昭則可以正國朝致雍熙稷契是庭武
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
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
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豈謀神通豈
嘗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
必能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

發周二王是矣若夫離畿近步邁常守故宜足爲
陛下言歲旋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
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墻塌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
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
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
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躰
天真之御聖登神機以繼統奠開康哉之詞優武
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
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
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鼉黿謹譁於林木臣每念
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
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
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
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
宋昌磐石之固昔駙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
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
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
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
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
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

材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
語曰患爲之者不知之者不得爲也音樂毅奔
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
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
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撰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
覩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竊須吏之問使臣
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雖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
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發戎軒駕陛下
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且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
策馬執鞭首營塵露撮風后之奇挾孫吳之要追
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
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
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
馬皇皇而更索甘昌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
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自營之二南之輔求必不
遠華宗貴族漢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
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
者漢氏廣建蕃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
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
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

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是矣故謀能移主威
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
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
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
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
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
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炎寢炭登山浮澗
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
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

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拄聖意者乞出之朝
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頓
足矣帝輒優文荅報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
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
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
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彝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
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
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接命雖有
慚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
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
曰聞章子跋棄死母被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
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徐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
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懽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
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
百里宿昔而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
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
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
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

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稱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攜糧蹈鋒蔑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戰胤飲泣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裨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即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肩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獨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捔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向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遠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助與於凡庶若捐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綬追捐成子仲之業營頹淵原憲之事启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愛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遊遨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依恭親親萬膺肉割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竟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嫌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在以前過事寬減半十一年中兩二徒鄴嘗淚下無歡遂發疾薨年二十二植嘗為琴瑟調歌辭曰呼嗟此轉遙晷世何獨然長去本報逝風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過回風起次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勿怨馬下蹄耕驚臧接我出故歸徼中田喜南而更北謂棗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

存編纂周八澤連亂歷五山流轉無恒靈誰知吾輩艱願為
中林豈不痛心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心羣魏氏之封建由不慶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衛違敦穆之
哉魏氏諸侯酒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龍之代濃帶牆
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豈權侔人主雖云不慶商勢然也
魏氏諸侯酒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龍之代濃帶牆
德之由風澤無徵六合來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族勢同旒
木危若巢幕不圖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豈合聖筭以
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
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從封濟北王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
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
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
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

頌詩銘誄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
九百九十元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為
中撫軍迎常通卿公子鄰志夜與帝相見帝
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
平太守歷車武趙郡遷散騎
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
守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
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
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

蕭懷王能以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
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
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
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

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曰諺言貪不學儉畢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妨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過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筆深思若有神而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右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即相殤王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玹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鄄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無子薨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艾王沖字太尉心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嘗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焉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當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詣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

而庫吏以謚奏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奪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爲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採說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爲太祖陳說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爲三亦叙屬之一病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歿而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爲娉甄氏（臣松之以爲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亦叙屬之一病也）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冢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小黃初二年追贈諡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毗啓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逝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魏氏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巳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賊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巳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
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
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
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
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
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
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
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
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禮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
司馬董和齎珠王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
禁物 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諭修非度慢令遣制繩王以法朕
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興籍日陳於
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
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
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
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
者而夫之則德明矣闕心所以爲蔽者而脩之則心曳矣慎
行所以爲寶者而通之則心曳矣慎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曳矣慎
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
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
怠

二年復所削戶邑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
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
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
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

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
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
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
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
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太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
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
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案魏氏譜林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
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
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
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
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
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
獨譚思經與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
有過當奏受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
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
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
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非益

我者其誠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衮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聆味道貢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替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勑妃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衮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衮詔曰王素敬慎避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

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戶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衮憂懼戒勑宮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衮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衮疾困勑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制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背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莫墓常恐其遺風願託賢豎以斂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堂與疾往居之又令世

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者猶宜恭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籠羅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襝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閫之內奉令于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與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三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六年封西鄉侯建安十二年以沛王林子賛襲茲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賛弟壹紹茲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太和四年追進茲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賛曰悼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鄢侯二十

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

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氏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隔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喪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孤是每為弟涕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討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壽張建平薨知彪大幹一十歲

三年為河閒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每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每有力文帝臨崩言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閑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六章惟塵

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
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
常稱馬稷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
犯妖惡同亡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
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慎萬機
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蓼
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
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
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等奇張吏有司舉奏
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參玄喬等因九族時節集
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
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礼延乎後嗣況近在
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軌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
之失古人有言誡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
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
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
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
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

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彪都許昌語在淩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遠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若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焉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淩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戾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自有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酖由於他蠆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益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爲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肯國附奸臭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士嘉後爲中山太守崇爲衛尉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蓋才在明善嗟我石生爲國

匡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戶元康中與石崇俱爲国子博

之後傑入侍於皇閣出則登九列威檢肅清榮風發宣吳裔畴昔諺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韓瑜十載思遠心增結顧予鑒斯誠寒暑不踰契榮谷日昔嘗棲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曹子儒化漁以馳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歌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道遥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宗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夷齊即李重啓云親炙太守曹嘉才幹世子義不及志倉而良素節榮性業踰之又已愿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即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鄫戴公子整奉從叔父即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薨無子黄初二年追進爵為鄫侯二十三年詔曰戴公以彭城王援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諡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宴鄉公闡為鄫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鄫戴公彭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大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黄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鄫公四年徙封安留公景初元年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大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
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
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禍壽張縣吏爲有司
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甘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
薨子翕嗣景初元年累增邑并前三千四
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
最高翕遭世子琨奉表來朝詔
曰翕秉德履道篤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
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寨食
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
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
封帝丘茂性慳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
不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爲王詔曰皆象
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放殛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
興王者爲之立古漢文明章行之平前代斯
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
不務善道先帝以至親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
姬姓有未宜居者是以獨不王茂王太后數以

爲言如聞荒頃未悛少知
子與其追不爾貴往並合
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封尚陽王正始三年東
平靈王薨薨居處出入自若有
司奏除國上詔削縣一二戶一五百五年徙封樂陸詔
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十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
王協潛淑媛生北海悼王黎朱淑媛生東武陽懷
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
蘇姬生郁鄂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
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
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
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黎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
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
子贊奉黎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
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
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
謚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
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
而霖性麤暴闔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
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
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
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京兆郡為國三
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
年以任城王楷子惇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
年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
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
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徙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
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雖定大小歲易骨肉之

恩疎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前六一至于此乎興承大亂

裴子曰魏之後民人流徙不可勝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昔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僦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義聲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遠宗國藩屏之儀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承秋載宗室蕃四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之近則有宗盟蕃衛之固遠則有與守其土安知外侮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則有與享共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閱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鍾場擊警關門及拒殷陜不扶匈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安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不生及其衰也相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戰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闕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矣弃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

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警德芟刈股肱獨任智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於始皇曷然自以爲閑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慶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諸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獎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劒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埋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亂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踰亡秦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數矣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踈者懷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尚帝纂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勢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所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衰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劉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禹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彊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徙權輕勢弱不能有尺耳類光武皇帝撥不出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

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踰王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柏靈竟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馳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室空虛之地君右不使之民宗室寡於閭閻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俊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源則流潤根朽則葉枯枝繁者於法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昔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滋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壟之以黑墳燧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眄暖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民建置不久則輒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過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患矣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下有孌而無傾危之患天子幼稚冏竭忠盡節以輔導之冏族祖也是時天子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左迪功郎衢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杭州武子胡明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文書匱藏南學